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簡約 安全 精彩 冬奧會(五)

隨着北京鳥巢上空絢麗煙花的火花驟降，2022年北京冬奧也如14年前的2008年北京奧運般再次畫上完美的句號，在全球疫情肆虐之下，圓滿地落下帷幕。在新冠疫情影响下，外國觀眾未能親到北京現場觀賽。電視轉播和新聞媒體對冬奧傳播更具影響力，於是今次世界各地電視台便希望利用疫情契機增加收視率，令冬奧電視節目的製作總時數均達到過往前所未有的長度，及更多元化令觀眾獲得更豐富的收看體驗。

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(NBC)為例，他們把冬奧會賽事放在各種不同媒體、電視、網絡頻道等所有平台播放時間長達2,800小時，這也是美國轉播冬奧會的最高紀錄；而在加拿大廣播公司(CBC)對北京冬奧會也進行了全天候的完整報道，直播時段超過2,400小時；在歐洲Discovery+頻道，其子公司為歐洲50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北京冬奧會電視節目；至於東道主中國，中央電視台利用5條電視頻道及CCTV 8K頻道合共播放時間超過600小時，加上在全中國十多個大城市，放置過百塊8K大熒幕給市民觀眾欣賞超高清畫面，這也使中國創造了有關於冬奧會播放時間的轉播紀錄；香港播北京冬奧時間也是破了紀錄，與過往的轉播賽事時間相比，過往大約30小時左右，而今屆則高達200小時。

國際奧委會指出今屆冬奧是最成功的一屆，收視也是最高的一屆。

香港冬奧收視率是不錯，但比起東京奧運(東奧)當然有一段距離。當時是全港所有電視台一起轉播，而非單一電視台獨家播放，所以當時造成全城效應。整個香港每個角落都為香港運動員打氣，茶餘飯後也聽到身邊人討論着東奧的比賽結果，好不熱鬧。到底體育節目是否應該大家共享呢？這就要討論究竟體育是應該歸類於資訊(Information)還是娛樂(Entertainment)了。

北京冬奧，這屆最值得我們電視製作人留意的就是「短視頻」了。冬奧除了直播賽事外，「短視頻」是現今世界各地媒體製作方向，各電視台利用大會片段加上自己拍攝畫面，將他們混合再加以精緻剪輯，創意構思、獨特角度、精心選取畫面、打破時空對接，將賽事拼湊以蒙太奇的剪輯手法，激化觀眾情緒，從而去帶領觀眾以置身現場的感動去收看。例如：中國國家隊谷愛凌、蘇翊鳴等比賽片段，單一播放量也達1億次，絕對是個不可忽略的流量。

近年總是聽到「電視是夕陽工業」這個說法，但電視其實最重要的是「內容」，電視倒只是一個平台，內容是我們製作去發掘、去創造、去包裝。所謂「Content is king 內容就是王」，冬奧的播放之所以能夠成功，有的就是創意、有話題。期望大家能乘着冬奧製作的成功再創新路向，今屆亞運會還有184日就開幕，運動員也好，電視製作人也好，香港也好，大家請繼續加油！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批評文化

每天看政府疫情新聞發布會，那些醫生官員疲憊沉重；畫面所見，前線醫護、警隊忙碌作戰；義工街頭派送防疫物資，為基層施以援手，心懷大愛。有的社工更送物資到隔離中的劏房戶……驟雨中的陽光，是那樣的動人。

陽光下總有折射，疫下出現一些批評文化，倒是令人哭笑不得。

香港官員接待內地專家組到港，禮貌上笑臉相迎，有人批評，香港這麼慘，死了這麼多人，還能笑得出口？倒不明白，接待來客，難道要黑面麼？也有人批評特首出席新聞發布會，身穿什麼素色服裝，不吉利，教人「不寒而慄」。這些批評，真是無厘頭到極致了：是否穿點藍色，就會帶來喜慶？如果特首衣服略有藍色，是否又會惹來更甚的批評？現在有些批評、有理無理，總是衝着政府。有位警察在醫院執勤時，碰上醫護人員搬遺體，在沒有穿上保護衣的情況下，警察熱心上前幫一把手，報章刊登了感人照片。

有人為前線人員請命，矛頭直指政府，庫房既有充足的財政儲備，但沒有足夠的防護物資提供予前線人員；結論予大眾「政府不仁」的印象，當然引起網民共鳴，炸開了鍋，罵聲四起。

在前線維持紀律的警員，正常情況下沒有穿上保護衣，遇上突發事件，奮不顧身是時有發生的。像這次事件中的警員，被醫護叫到幫上一把，警員總不能掉頭，先去找保護衣穿上吧？當然，警員忘我工作是值得表揚，但也要總結，日後工作怎樣把保護做得更好。

政府是否「不仁」，批評是否事實的全部？是否憑一張偶發性的照片，就可以下這樣的結論？在作戰時期，什麼都埋怨政府，這樣沒有，那樣沒有；為何不能每人多走一步，有事自己先處理，爭取在份內範圍解決？聚焦抗疫，不單是政府，也包括每一個人。



書聲蘭語 廖書蘭

第五波疫情下日記

今天早上起床，拉開窗簾看到外面陽光普照。太陽的光亮照耀在遠處山頂上的山莊，使山莊看起來像包了一層鍍金，顯得分外耀眼，好像出現了一片祥光。

望着腳下的公園和運動場，很靜，沒有人。旁邊的幾所學校也很靜，也沒有人。只有樹梢多了一點新綠，風信告訴我已經進入了3月。自從過了農曆新年，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像雨後春筍，爆發得一發不可收拾，從每一天的幾十人到幾百人到幾千人再到幾萬人染疫。

政府呼籲市民盡量留在家裏不要外出，這幾天有巴士停駛，因有2,000多位司機染疫，港鐵也減班次！之後又傳出有關政府有意實施禁足，搞到市民為儲備糧食，導致超市再次出現搶購潮（上次是2019年發生的黑暴事件）！在這樣慌亂的情勢下，糧食顯得多麼的重要！難怪以前在台灣，小時候看見本省籍人士見面的第一句話，不是說「你好！」而是問你「吃飽了沒有？」這一個「飽」字，對於生長在太平年代的人來說，顯得有一點老土！今天面對Omicron肆虐產生的無助危機感，才恍然有所領會，這一個「飽」多麼重要！

今次Omicron的疫情下，最可憐的是老人院的長者。他們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，選擇住進養老院，已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竟在初春最冷的時候，躺在醫院的門口擔架上，等着看醫生，雖然搭有臨時帳篷，但怎敵街外颯風苦

雨呢！特別冷的那幾天，氣溫跌至6、7度，我們在室內還要開着暖爐電氈，蓋着厚厚的被子，而那些老人卻因醫院裏的病人已爆滿而被迫排到街外，可以說他們是這一場疫情的無辜犧牲者，更是香港政府永遠推卸不了的執政失誤。

處理危機可看出一個人的領導能力！這一屆的領導班子在處理Omicron疫情，簡直亂了陣腳，徹底崩潰，失信於民！而他們依然領着世界最高公務員薪水，苦的是我們小市民。先是國泰航空兩位空中少爺沒有遵守規定，在家居隔離期間外出用膳，將Omicron病毒帶到社區，接着有政府時任高官徐英偉參加洪為民的生日派對，200多人的群眾他不戴口罩，再來是封區又強檢，造成幾千人排隊幾個鐘頭站在寒冷的又風又雨的初春等着核酸檢測，本來沒有病的也等病了！而現在最新的情況是，自行檢測、自檢自救，有重症者才到醫院。但實際情況是人人在家自救，最近公布的數字下降是因多數染疫的人沒有上報！早前設定的「安心出行」現已失去意義。

作為小市民的我們天天打開電視視染疫數字而膽戰心驚，夜不成眠。平時一般需要覆診者，多次致電醫院卻沒有人接聽。每一家醫院病人滿為患。很多老人就睡在醫院的走廊或大堂的地上。這些圖片讓人聯想起華人世間最優秀的香港人哪裏去了？「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」哪裏去了？幸好祖國伸出援手，那天際的一片金光可是祖國的關愛！



◆平日的公園有很多人，近日即使天氣這麼好，卻冷冷清清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出門看人看口罩

近日出街，有意無意間都注意到過路人的口罩，不是嗎？身邊擦過那個人，要是口罩戴得不好，向下拉到露出鼻孔，這兩個鼻孔，不多不少都有百分之七十的危險性，拉到領下三孔齊露是百分百危險了，疫菌人傳人進入到人怕人非常時期，這樣的過路客怎不令人提心吊膽。

清一色的藍色已不再成為主流，五顏六色的口罩開始多見，大家似乎有個共識，希望添點顏色減輕疫情下的悶氣，很多人還重視口罩跟衣著顏色的呼應，不止年輕人，甚至老人家似乎都有同樣想法，口罩美學無形中便漸漸美化了城市。只是鮮紅碎花那一款，看去像滿嘴鮮血就駭人了；暗紅暗綠的，又像滿臉青春痘，難道戴口罩的人照鏡子時不自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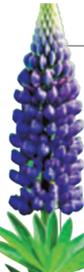
不止五顏六色，千奇百怪的也出現了。而且有人旨在裝飾而防毒意識薄弱，只視口罩為美容一部分，而且還是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有些天才設計家，可以廢物利用到半隻襪子貼上臉，質地也不限於棉布尼龍不織布。最難以令人明白的還是透明膠製那一款，既不貼肉，又不通風，能否防疫

就有疑問。藝員貪靚無話可說，奇在戴此口罩者當中還有專業人士，總不見專家提個意見。口罩不止平面，也有近似防毒面具立體形狀的，或者其中有人戴的根本就是防毒面具，城市中緊張大師本來就不少。也可能有人故意搞笑，索性設計切合自己口鼻尺寸的豬嘴，未知是否有心娛樂大眾。

大概最令父母們感到安慰的，是幾乎所有小朋友連同1歲以下的嬰兒，完全不會因為口罩不舒服而抗拒，看來好像選樂意可以跟大人一起擁有這「玩具」，反而有些身經百戰的長者，人生大苦小苦都捱過了，偏偏嫌口罩不舒服，不時拉到頸項「喇氣」，老煙民更不用說。比對之下，千禧年後出生的新一代更能適應環境，真是這樣，這些小兒兒才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。



◆口罩已成為防疫與美並重的工具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柏寢台遊記

天高雲淡，正是出遊好時節。我決定沐浴着金色的陽光，去尋找一個好玩的地方，緩解疲勞，釋放壓力，讓自己的心情恬靜怡然。老公似乎讀懂了我的心事，他說：「我帶你去附近的柏寢台轉轉，那裏是東周時期的建築遺址，規模宏大而底蘊深厚，值得一看。」我說：「好吧，扔掉多餘的心事，讓我們去找尋歷史的發展脈絡。」

柏寢台位於山東省廣饒縣花官鎮大桓台村南邊。大桓台村西行4公里外的草橋村有另一處東周時期的古城遺址——樂安故城。兩處遺址，一東一西，遙相呼應，在一望無垠的魯北平原上釋放着珍貴的歷史信息。

出行路上，路邊掛在電線杆子上的「樂安故城」標識牌進入了視線。我說：「我們先去柏寢台，在那裏登高望遠，感受世界的遼闊，再去故城巡遊，探幽高古的意趣。」老公被我的浪漫情調感染了，他微笑着說了聲好。前幾年，老公來過柏寢台一次，對於路況還是有記憶的。他把車子拐進了一個村莊，本想穿過去走個近路，不成想村莊面貌有變，不能直通柏寢台，無可奈何退回來。

驅車進了高架公路橋，約摸5分鐘，透過車窗一看，眼前出現了一座巍然高聳的大土台。一面明黃色錦旗插在台面的最南邊，隨風飄揚，獵獵作響。這是一種無言而有聲的宣誓，預示着聖地莊嚴，吾輩須心敬畏。順着公路下了坡，我們來到了土台西南角，台底矗立着一塊黑色的標誌石碑，正面鐫刻了「柏寢台」3個大字，明晃晃的金粉，透射出無數歷史的塵埃。

碑牌左上方刻有白色小字：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由此可見，此高台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。柏寢台，距今已有2,600多年的歷史。據考證，當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選擇了此處建立台丘，不光是因為這裏緊靠樂安故城，還因為風水佳，有助於穩固他的霸主地位。明嘉靖《山東通志》載：齊桓公曾盟諸侯於此。

柏寢台貌似正方形，全部採用夯土夯築而成。我們從西面的台階拾級而上，登上台頂，四處一望，略覺失望。沒有松柏疊翠，沒有廟宇林立，只有一些堆砌成矮牆狀的夯土土坯。柏寢台的台面以及台周裸露風化，原貌已失。台面上橫七豎八的矮牆作為備料，說明施工在即。夯土，是一種比自然土密度大的土壤，用來修繕土台殘缺不全地帶。既然有關部門重視，柏寢台未來的風貌一定有所改觀。

我們來到了高台北面。北面的土台半腰生長出一片蔥鬱的植物，它們鬥志昂揚地挺出外面，給荒涼的台丘披上一件明朗的外衣。看來，柏寢台的土壤養分還是充足的。構樹、榆樹、槐樹等，雖是普通樹木，因為生長在古代的夯土層裏，便也覺得它們不同凡響。草木榮發，村莊可望。俯瞰北面的大桓台村，油然而生翹羨之情。東北方向的一家民居小院，門口有一棵粗壯的柿子樹。豐收季節，碩果滿枝，像是有人把無數盞紅通通的小燈籠掛上去了。

我們向東走去，想近距離看看那棵代表「事事如意」的柿子樹。台丘東面出現了一條斜坡土路，土路盡頭也有民居，路上人影晃動。我們沿路而下，期望週上一個「本地通」，解說一下柏寢台的前世今生。算我們運氣好，這個村的村民憨厚樸實，他們對陌生人來訪一點都不抵觸。有位老人主動和我們聊了起來。他說：「我們這個大桓台村，明朝就有了，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間從山西洪洞縣移民而來，因柏寢台是齊桓公所建，這個村遂取名桓台莊，後來又叫了大桓台村。」

老人見我們聽得認真，來了興致。他說：「聽老一輩人講，這些築台的土都是齊桓公命令百姓們去齊國的國都臨淄城拉來的。對了，還有一個說法，說是曹操帶兵北伐，經過此處，趁着休息，士兵們脫下路上灌滿了黃土的鞋子倒掉，結果，十萬大軍過後，這裏就形成了大土台。」我們向老人道謝，老人笑着踱步回了家。我湊近土台仔細察看，只見夯層分明，厚實細密。這怎麼會是隨意堆積的鞋土呢？

柏寢台的建築風格就是明證。鞋土一說，可謂「謠語流傳，誤人不淺。」

我拿出手機百度資料，進一步了解柏寢台歷史淵源。柏寢台原先也叫「路寢」，是齊侯的行宮，研究《漢書》的學者顏師古補註，曰：「以柏木為寢室於台上也。」可見，柏寢台名字的由來，並不是因為台上曾經植有青青松柏，而是由柏木的實用價值而定義。遙想當年，齊桓公選好風水寶地，驅使老百姓去幾十里外的臨淄城取土，這勞民傷財之舉，作為國相的管仲勸諫了沒？

司馬遷寫《史記》把管仲和晏嬰寫在了一起，名之為「管晏列傳」。管仲主張：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，上服度則六親固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順民心。」既然國家下達的命令，順應了百姓的心意，那麼齊桓公建立柏寢之台，百姓也應該是大力支持的。當浩浩蕩蕩的拉土大軍行走在大道上，他們也是在譜寫一首勞動的交響曲，熱情奔放，響徹四方。《史記》記載：「管仲卒，齊國尊其政，常強於諸侯。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。」管仲去世百年後，晏嬰登場輔政。晏子乃是齊國三朝元老，響噓噓的「齊天賢相」和管仲一樣的名望地位。柏寢台是齊國的知名建築品牌，當然與晏嬰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。《晏子春秋》記載：「景公宿於路寢之宮。」景公在此留宿，晏嬰能不伴駕嗎？當年的柏寢台高三丈有餘，佔地十大畝，四周築造着有稜有角的牆垛口。台上的建築風格多樣化，引得文人墨客常來此逗留。

我們原路返回，重上高台。說起當年柏寢台盛景，老公想起了他遊覽過的臨淄名山——牛山。他感慨道：「當年，登上亭台樓閣，難道不可以眺望臨淄境內的牛山嗎？」我說：「牛山遙遠，肉眼凡胎未必看得見。不過，不遠處的樂安故城一定在目光所及之內。」我們展眸西望，搜尋故城遺址。目光落到莊稼地裏，玉米金燦燦，棉花白茫茫，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，又是一個好年景。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《羅萊》與《梁祝》

看芭蕾舞劇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（《羅萊》），也令我聯想到東方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（《梁祝》），後者乃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，也是被改編最多的古代悲劇作品之一。上海芭蕾舞團早在2001年就把它改編成4幕芭蕾舞劇，由該團時任藝術總監辛麗麗編舞，在當年年底舉行的上海國際藝術節閉幕上首演。

順便提提，辛麗麗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芭蕾舞演員，也是上海芭蕾舞團台柱，曾領銜主演《天鵝湖》、《吉賽爾》、《唐吉訶德》和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，以及民族芭蕾舞劇《白毛女》、《雷雨》等。她當年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的獨舞《天鵝之死》給我印象很深刻，她那雙伸展開來的纖細雙臂，輕緩地挪動，將垂死天鵝展翼掙扎的情景演得栩栩如生。這樣的背景，由她編導的《梁祝》芭蕾舞劇自然引起關注。

人們也常將《羅萊》跟《梁祝》比較。從故事梗概看，兩劇確有相似之處：都是年輕情侶為愛情抗爭，並最後殉情的悲劇，故事凄美，令人動容。

年輕人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都是勇敢而愉悅的。但因應文化差異，兩對情侶對愛情的認知和表達愛意

上有所異同。羅萊二人是兩大家族後人，直率大方，天真爛漫，富有青春氣息，敢想敢為。相對來說，受限於當時（傳說是東晉時期）的社會環境，祝英台要女扮男裝上學，兩人同窗3年，感情深厚，梁山伯居然不知祝是女兒身；所以，梁祝對愛情的表達比較含蓄。這點由何占豪和陳鋼創作的著名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的音樂中已表現出來。

而在芭蕾舞劇的演繹上也很明顯。舞劇和戲劇的最大不同，是前者以無聲的肢體語言傳情感和溝通，視覺上的舞姿和服裝相當重要。辛麗麗到底是國際知名的舞蹈員出身，她在編舞和服裝上，顯然想將西方芭蕾的經典元素和東方的民族性融合。梁祝在墳中化蝶，雙雙飛去，是這齣悲劇最浪漫的一幕和結局，她也以此為編舞主題。

《梁祝》就在色彩斑斕的群蝶飛舞中拉開了序幕，只見遠處的流水小橋上，有一雙璧人談心，恬淡悠然，與江南山水的旖旎風光融為一體。舞劇特別設計了一系列象徵彩蝶的紗裙：序幕中是繽紛小蝶，「共讀」中是黃綠色蝴蝶；「抗婚」時是黑灰色蝴蝶；最後的「化蝶」一幕，則見彩蝶飛舞……不過，好看是好看，只是經典紗裙和民族長裙交替出現，難免感覺不太和諧。



琴台絮絮 伍采泉

別把夢想裝滿

鄰居徐醫生在新年期間摔傷了腿，無法走路，短期內不能從市內回來，所以打電話拜託我有空就去幫她給花園裏的花草們澆一下水。

徐醫生和我說話的時候，我一面答應她，一面取笑她的小心：那麼大的人了，走個路竟然能把自己摔了。想到自己幾十年來受過的最大傷似乎都只是一點皮膚的破損而已，便覺得自己甚是幸運。

過得幾天，我在夜裏寫字，到樓上去拿一本用作參考的書，下樓時，鬼使神差地，人還沒到樓下，就順手把燈關了，在樓梯拐角處一腳踩空摔了下去，膝蓋摔腫了，腳踝也嚴重扭傷，接下去的幾天內因腿腳痛到無法爬樓梯，只好在樓下的沙發上睡了幾夜，又因為沙發太軟，腰腿也隨之痛了起來。

再去幫徐醫生澆花的時候，連自己受了傷的事都沒好意思對她說。

我一向是以自己身體的健康為驕傲的。牙齒

的堅固是我的驕傲之一，從小我就用牙齒幫父親開啤酒蓋，一直用牙齒咬核桃，啃甘蔗皮，但凡能用牙齒去做的事情，就不會動用手工。以前有長輩勸我，牙齒要省着用，當心老了以後牙痛，我便只回一句：不要緊，我牙好。對那些早早地就在忍受牙痛折磨，要去拔牙、安裝假牙的朋友，我則時不時地「凡賽爾」一下，在他們羨慕的目光中很是自得。

力氣大也是我的驕傲之一。因為力氣大，家裏的許多體力活都是我一手搞掂，其中包括心血來潮了就拿笨重的傢具們轉移位置，把上百箱礦泉水一箱一箱地從樓下搬到樓上，還有搬了新家之後自己動手打造整個後花園，甚至用鋤頭一鋤一鋤地挖出一個魚池，鋪出一條鵝卵石小路……相比起來，栽種花草，爬上爬下地給花木們搭架子都算是小事了。其間有朋友要幫忙，我因為怕欠人情，就直接地拒絕了，依舊一意孤行，毫不吝嗇自己滿身的力氣。

直到有一天在吃飯時咬到一粒沙子，感覺大

牙前所未有的酸痛，一檢查，才發現那顆牙齒中間早已被蛀空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顆壞牙，從此後再不敢肆無忌憚地用牙齒啃甘蔗了。

新家的花園造好以後，就開始覺得自己身上的韌帶、關節不時地隱隱作痛，動作也大不如從前的靈活了，後來從自己慣性走熟了的樓梯上踩空摔下來，便想起那位行慣了用牙齒省着用的長輩的話，一不當心，自己好像是真的「老了」。或許，「老」是其次，在「老」之前，我是不應該為自己的牙齒和力氣，還有「幸運」太過驕傲的。從前讀《周易》，不是沒讀到過「水盈則溢，月滿則虧，自滿則敗，自矜則愚」，只是人太自滿，自己又時常把話說得太滿，就很容易忘記了。

便想到才過去不久的西方情人節，無數的男女都選擇在這一天的對方向表白，要愛到海枯石爛，地老天荒，然而，愛情真要大如自然一樣海枯石爛，地老天荒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把夢想裝得太滿，總歸也是不大好。